

这个被吸血的队伍里有你吗?

□韩小蕙

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作家韩小蕙《这个被吸血的队伍里有你吗?》一文,披露了与书生公司签订的不公平合同,引起了不少作家的反响。应中国作协保办的要求,本报特转载此文,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够知晓此事。作家如需帮助,可直接与中国作协保办联系(邮箱:wqlstd@163.com)。

——编者

10年前,我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铸成了一个大错——据说跟我犯下同样错误的作家,竟高达1200人!

话说去年盛夏的一天,我家电话突然响了,一个陌生的男声传来,自称是一位朋友介绍来的W律师,想就我的著作权问题跟我谈谈。起初我以为是诈骗电话,幸亏他及时提到了几位作家的名字,还提到了我此文的主人公“书生公司”,我便耐心地听下去,并大体了解到如下情况:

书生公司在2004至2006年那段时间里,与大约1200位作家签订了网络版权合同,号称作家们代理著作的电子版权。通俗地说,就是把作家们的作品放到互联网上去推销,然后每年把获得的稿酬收益归找到一起,跟作家们进行一定百分比的分成。也就是说,你就只管坐在家里写就是了,不用风吹,不用雨打,到时候你除了出版纸质书以外,还可以年年拿到一笔或多或少的电子红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

现在回想起来,书生公司下手真是太早了:当时互联网还处在普及阶段,“网络版权”是头一回听说,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馅饼。

而后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类似的馅饼渐渐多了起来,都是这位那位作家朋友介绍来的。书生公司之所以被我记住,是因为它乃第一家找到我的,当时亦是一位关系甚好的作家介绍来的。来接洽的业务员态度极其诚恳,语音极其甜美,话语极其动听:“我们是国际品牌的大文化公司。我们完全是按照国际惯例行事。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把国际通行做法引入中国,帮助中国作家建立起网络著作权的概念。我们还要把中国文学介绍到世界上去……”云云。

他们还在出示《合同》的同时,展示了一张“书生卡”,说是免费供“书生签约作家”终生使用。该卡与银行卡同样大小,同样精致,同样刻有阿拉伯数字编号,居然还有一张屈原画像,说是可以享有咨询、阅读以及及时查询你著作被网络使用的情况、费用等等。哇塞,这岂止是馅饼,简直是马克西姆的大蛋糕了。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不签呢?偷着乐去吧!

我就签了——尽管那时根本还不知道网络版权是怎么回事;尽管对合同书上那密密麻麻的一项条款,对其弯弯绕绕的意思基本不知所云;尽管我也从未指望网上还能带来什么稿酬的收益……但从众心理使我毫不在意就签了字,好朋友介绍来的,不好意思让人家笑靥如花的业务员白跑啊!

但是,但是,那哪儿是合同书,简直是卖身契啊!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书生公司石沉大海,以至于我都把这件事忘了。某一年,媒体上传来30多位著名作家索要稿酬的官司,之后不几天,突然接到书生公司核对银行卡号的电话,声言要支付电子稿费了,之后就收到了数百元。又某年,突然见到作家刘醒龙在网上发布向××网络公司索要稿酬的提醒通告,那之后不几天,又收到过一笔来自书生公司的稿费。之后,便从此杳无音信……

万万没想到的是,W律师告诉我,近两年

书生公司就“韩小蕙的网络著作权被侵犯”一事,已经数度将某些公司告上法庭,其中,仅某出版社的一套有80位作家参与的丛书之网络著作权,该社就向其赔偿了30万元人民币。仅我韩小蕙一人名下就赔偿了两三万元。

什么,无疑我是韩小蕙网络著作权的当事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当然更没拿到过一分钱稿费。

赶紧上网查“书生公司”,发现百度上的确有对这家公司的介绍,似乎它还是一家规模超大的综合性文化公司,但其留下的地址和联络电话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

W律师告诉我,当年我和书生公司签的合同,有着非常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五条最致命:“1.签了‘专有版权’,就是说,让书生公司垄断了您所有的网络版权,准用您的电子著作,他们即有权索赔,连您自己使用也算是违法。2.您所有的著作,包括过去的和今后一生所撰写的所有新作品,其网络版权都归书生公司所有。3.您签的合同虽是10年为期,但条款中有一项,即到期如不提出变更,该合同即自动延期10年,再到10年再自动延期10年,代代年年延下去,你也就代代年年被书生捆绑着。4.您在明处,书生在暗处,它可以一连多年不给您一分钱稿酬,但它却一直背着您,用您的名义在外面跟人打官司索要高额赔偿,甚至把您搞得声名狼藉您都不知道。5.在合同书里还有一项条款,即如果发生纠纷,书生只通过仲裁解决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仲裁费特别贵,至少需要万儿八千的,而通过法院判决只需要三五百元。书生早就料定作家们不会拿出上万块钱去打仲裁官司,所以它也就早有先见之明地把这一条款写进合同书里面了……”

哎呀,真可真是卖身契啊!而且还是一张严密的网状卖身契,把你装

进去以后,你左右冲突也出不来了!何其毒也,难怪刘庆邦怒斥它是“流氓合同”!

流氓怎么着,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这份流氓合同罩住了1200多位作家,成了书生公司取之不尽、吸之不竭的来钱源泉——据说该公司专门有个部门做这件事,每年“赚”的钱不知百万千万呢!

作家朋友们,至此,你们都明白书生公司的厉害了吧?赶快回家翻箱倒柜地查查看,你是否也在这个被吸血的队伍里,还愚不自知呢?

愚知之,也没招儿。被那些严密的法律条文捆绑着,作为个人,我还真是一个掉在黑暗陷阱里面的“百无一用”的书呆子。这才想到了咱们中国作协的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吕洁主任一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说中国作协已经知道此事,而且已为刘庆邦、徐小斌等拿回了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权益。

吕洁主任提醒说,1200位作家跟书生公司签的10年合同,差不多就这段日子都陆续到期了。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件事情的经过披露出来,提醒大家及早把自己从被吸血的队伍中解救出来!



具有学理色彩的理论研究

——评王彦霞著《中国电视剧创作史论》 □张炯

如今,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剧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及文艺欣赏的不可或缺的对象,被称为“第八艺术”。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于1958年。60多年过去,现在一年间的电视剧产量已经达到一万多集,播映、覆盖的观众数量比电影、话剧等相关艺术都多得多,成为最受普通观众欢迎且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因而,回顾我国电视剧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便成为学术界难以推卸的职责。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方面,前人已有一些著作,但王彦霞博士的新著《中国电视剧创作史论》仍然以自身独具的特点引起读者的注意。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体例严谨,结构完整。开篇,作者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提出了审美评价的标准。然后,再分别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电视剧作品,结合代表性的、有影响的具体作品,从创作的角度对电视剧的发展规律、艺术特点、历史轨迹和作品局限等做了细

致的剖析,既理清了我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线索,也对电视剧的有关理论问题做出了必要的概括。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内容丰富,案例翔实。作者所论述的电视剧创作,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电视剧创作问题,而且包括电视剧的生产、传播、评价等方面,既论及编剧、导演、演员、摄制人员和制片人,还论及审片人员、电视台等相关的不同环节。书中还结合众多的实际案例,以相当篇幅对国产电视剧市场化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做了个性化研究,既有对《渴望》等作品成功之路的分析,又有对《谁令你心动》等作品失败的探讨,并提出了若干的建设性意见和对策性见解,尤有新意。

第三值得强调的是,学术研究讲求实事求是,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否则就很难取得令人信服结论。必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分析,立足于客观的发展规律进行研究,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规律。本书著者正是这样去努力的,书中引证比较公允,立论也比较严谨。作者曾师从董学文教授在北京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专修文艺理论专业,后在

工作之余从事电视剧编剧多年,其参与创作的电视剧《浪漫的事》《大长垣》等都曾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后来在职跟随仲呈祥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其间她除了坚持业余创作之外,还收集了大量有关电视剧的资料,有目的、有重点地系统观赏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电视剧作品,这本书正是在出站报告的基础上经过精心修改、打磨而成的。由于作者前期比较扎实的理论准备及比较丰富的创作实践,使著作既具有理论的深度,又能密切联系各个时期的电视剧创作,做到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例如,著者十分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剧的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并且有理有据地说:“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意产业的今天,电视剧的制作早已进入市场,不仅可以承担负载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可以供人娱乐消遣,而且还可以带来很大的利润。这就要充分挖掘电视剧的多种潜力和多元化功能,使它的潜力和功能有机结合起来,而不能片面强调其中某一方面的作用”。这些见解,对于指导当前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是非常有益的。

正如著者的导师仲呈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本书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

发,以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相结合的‘最高的标准’,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创作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一部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关于中国电视剧创作史的学术著作,并具有一定的学理色彩。该书对一批在电视剧发展史上确有地位和价值的代表性作品的分析能切中利弊,因此对当下电视剧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电视剧创作与传播方兴未艾的今天,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智能电视机、智能手机、iPad等的普及,电视剧的创作不断进步,传播空前活跃,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已经成为最为方便、快捷且最受欢迎的观赏艺术,不但正在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随着电视剧的输出,也必将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并标志着我们国家“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因而,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深刻教训,对于健康地发展电视剧,不断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分外重要。在这一意义上,王彦霞的《中国电视剧创作史论》的出版,应是适时的。我希望有更多学者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安德烈·马列科维奇讲述《中国的影子》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11日,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诗歌学会、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旨在专门探讨诗歌翻译的研讨会。来自法国的翻译家安德烈·马列科维奇讲述了与自己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厚渊源,并与中国的诗人、翻译家、评论家一起探讨了“什么是一首译诗”的话题。

安德烈·马列科维奇熟练掌握俄语、法语和英语,曾翻译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他十多岁时开始接触翻译成俄语的中国古典诗歌,后来又陆续阅读其他语种的译本,被唐诗深深吸引。他发现,唐诗中所抒写的灾难之深、悲愤之广、个体之伟大与渺小,与今天的欧洲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遥远的中国古典诗歌讲述了我们的故事,而且比我们自已讲述得更好,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于是,他综合各种译本,把401首唐诗翻译成法文,将译诗集命名为《中国的影子》。他说,由于是转译,中国诗歌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他无法真切地把握,只能是努力地去抓住它的“影子”。

谢冕、赵振江、黄怒波、程步涛、树才等与会者谈到,与翻译对象产生强烈共鸣,这让安德烈·马列科维奇对此次翻译行动怀有一股内在的激情。他还是一位诗人,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他也是在创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准确性的追求,面对诸多的译本,他详细对比,选择相对可靠的译本,同时在注释中翻译出其他译本。通过其翻译行动,我们听到了唐诗的遥远回响,触发我们以新的视角去回望古典诗歌。

《山花》奖掖优秀小说创作

本报讯 4月7日,首届“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在贵州省修文县颁奖。宁肯的《塔》、胡雪梅的《团头鲂》、吴永熹的《情感教育》、杨小凡的《秋风紧》、霍艳的《离弦之箭》、周海亮的好《大水》、何文的《然后》、刘荣书的《造反》获奖,此外,池上、蒋在分别凭借小说《春风里》《街区那头》获得新人奖。

颁奖典礼上,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杨庆武等介绍了贵州省文学文化发展的状况,并对作家们今后的写作给予了期待。作为获奖作家代表,宁肯在感言中说

到,作家在写作中要秉持纯粹、干净的初衷,坚持自己的个性和文学观念,只有做到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小说精神”。

据介绍,“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由《山花》杂志社、贵阳市文联、修文县政府联合举办,倡导公正、严明、纯粹的文学评选标准,每两年评选一次。本次获奖的作品是由7位评委从《山花》杂志2014年到2015年刊发的近170个中短篇小说中遴选出来的佳作。

(行超)

“就爱广场舞公益中国行”启动

本报讯 4月8日,“就爱广场舞公益中国行”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美育发展中心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同众多广场舞爱好者沟通交流,探讨如何让专业的舞蹈编排同百姓喜爱的广场舞相结合。广场舞爱好者们还在现场为观众带去了精彩表演。本次活动旨在开创“舞蹈惠民”广场舞新风貌,使广场舞爱好者更深刻认识舞蹈艺术,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感悟舞蹈带来的生命意义,为创造具有社会价值的、鲜活的生命形象寻找更加广阔的空间,提高广

场舞的艺术水准。

活动由北京舞蹈学院普惠舞蹈联盟和北京市海淀舞蹈家协会联合发起,就爱广场舞网站协办。据介绍,就爱广场舞作为大型广场舞爱好者在线社群,覆盖数已达百万用户,为广场舞爱好者提供了在线学舞、在线社交、线下活动的综合平台。此次海淀舞协就爱广场舞网站首次合作,计划推出各项品牌活动。北京舞蹈学院普惠舞蹈联盟则希望通过此次合作,以北京舞蹈学院及其辐射群体为依托,整合各类资源,搭建开放多元的舞蹈互联互通平台。(晓晨)

人的一生,写在岁月中的业绩是一种记载,留在心中的诗意是一种永恒。不知不觉离开莆田有一年多了,在莆田度过四年半的时光,时短缘浅,奈何情深,行游莆阳新老二十四景是人生乐事,这乐,当然是莆阳的人文景观。这乐,其实也是心情的真正释怀,放怀中与山水景致合一,对生命就有真正的洗涤。放怀常因人文景观而起,是生命的一种境界,能淡定,能安然,乃至能承担,能超越,能不为物喜,不为己悲。

钱锺书说:“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能看见的”。近来,我常常在夜深寂静的時候聆听,那来自莆阳山水和心底碰撞的声音,常常会感到拥有两种空气,一种用来呼吸,一种用来飞翔。是对莆阳山水的一份挚爱,使空气拥有令人着迷的表情。我怀念梦中的壶山兰水,矗立流淌着千年不衰的莆阳文化,养育着无数美丽的传说,穿越时空,滋润着一茬又一茬聪慧的生命;我怀念溪溪两岸万盏丹荔,铺就的是星光大道,还有那艘迷人的钓艇;我怀念清塘流连忘返的白鹭,那是莆阳孤独的信使,在千年风雨里日夜兼程,把天地之间的空白,扑闪得异常翔实。在一次次物象中新旧难分的莽撞之旅,行踪的背景是自然山水,而山水是一幅感性的图画,比社会和历史更易于进行心灵的置入。

有人说“中年不惑”,也有人“中年大惑”,我感到应兼而有之。所谓不惑,是自己对诗的痴情,所谓大惑,是对这痴情结局不知之感。尽管如此,我仍认真地做了一场莆阳山水诗梦,从而结集出炉了《木兰春涨》。虽然诗写得粗糙,是表露的,也不婉约,但依旧是情之所归、情之所钟。自己读之如读往昔,如读乡愁,如读岁月与记忆,宛如一种重返,一种补充,一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契入。对这片景观的反复歌咏,是我对莆阳人文和山水深深眷恋的明证。我没有跨越我心之所系,魂之萦绕的莆阳以及由莆阳山水所派生出来的所思所感所悟,沐千年文儒风,饮万古山水情。

珍惜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每一个幸福和真诚,仿佛一种情愫在内心深处曲径通幽,是对莆阳山水的期待,对莆阳文化的期待。我知道集子的诗句并不洗练,但仍时感温润,它交织出内心的另一面,是隔不断对莆阳山水水的情思,那是我心上永不褪去的色彩,也是我在深夜伏案孤灯下无数次被照亮的梦乡。它拨动了我心内的欢愉和柔软,抚平岁月的伤感和沧桑。天公不语对枯棋,山水处处有伏笔。观山懒画,吟云半醒,临水泛觞,与城同醉。在莆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我只是做了心灵的游历。尽管我知道写诗难,写出好诗尤其难,但我还是难以割舍对诗的执著。诗之于我,无疑是一种灵魂的淬火,从上世纪70年代末写第一首诗开始,能够采撷到不酸涩的果实并不多。这几年,坚持创作山水景观诗,山水成为自己抒情写意的载体,也是寄放相思的场所。在这喧嚣、浮躁的岁月中,保持灵魂的清纯,叙一段乡愁的故事,做一场旖旎的童话梦,肯定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在诗集付梓之际,我要衷心感谢北京大学谢冕教授、中山大学谢有顺教授,他们亲自为诗集撰写了序;还要感谢中国美术馆吴为山馆长为诗集题写了书名;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莆阳文联主席王鸿先生为书中的风情典故作了专业注释;当然,还要感谢海峡出版社编辑林滨及美术设计林彰先生以及为书中提供插图和照片的诸位朋友和许多关心我的诗友为本书所付出的努力。

在诗集出版之际,我仍恐犹未尽,尚有喋喋话语以表心境,只好信笔涂鸦,凭借方寸天地,倾吐心中之块垒。希望这本集子能成为钟爱莆阳山水和人文景观的朋友,跋涉山水之后,把酒言欢、围炉夜话的随手笔札,让莆阳新旧二十四景成为了解莆阳、体验人生的弦外之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让我们回归远离了的自然之趣、山水之乐和人文之美,沐风饮情,伴着诗情画意一同走进莆阳!

杨镰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镰同志,于2016年3月31日在新疆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享年70岁。

杨镰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新疆探险史图说》《黑戈壁》《荒漠独行》《最后的罗布人》《云游塔里木》《千古之谜》《青春只有一次》《生死西行》等作品,主编“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等丛书。中篇小说集《走向地平线》1983年获《当代》中篇小说奖,《最后的罗布人》1998年获《当代》报告文学奖。

张承信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协理事,《山西文学》原编审张承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3月29日在山西太原逝世,享年79岁。

张承信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太行月》《红土魂》《渴包祠》《左权将军》《邓小平政委》等作品。曾获《星星》诗刊诗歌奖、山西省第三届文学奖、山西省首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首届赵树理文学奖一等奖等。